

東塾讀書記

東塾讀書記卷十五

番禺陳澧撰

鄭學

鄭康成戒子書云念述先聖之元意此自言其所學也其論學之語則學記注有云所學者聖人之道在方策孔疏云鄭恐所學惟小小才藝之事故云所學者聖人之道澧謂鄭恐學者鄉壁虛造故又云在方策也鄭君論學大旨蓋如此

孔冲遠云禮是鄭學

月令明堂位雜記疏皆有此語不知出於孔冲遠抑更有所出

考兩漢書

儒林傳以易書詩春秋名家者多而禮家獨少釋文序錄漢儒自鄭君外注周禮及儀禮喪服者惟馬融注禮記者惟盧植鄭君盡注三禮發揮旁通遂使三禮之書合爲一家之學故直斷之曰禮是鄭學也

盧子幹云修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元之徒

後漢書不傳

然則鄭

君禮學非但注解且可為朝廷定制也袁彥伯云鄭元造次顛

沛非禮不動

後漢紀卷二十九○後漢紀之語皆援會諸古書非袁彥伯虛造

然則鄭君禮學

非但注解實能履而行之也孔子告顏子非禮勿動顏子請事

斯語鄭君亦非禮不動故范武子以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

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

下己意使可識別也

釋文

此鄭君注經之法不獨詩箋為然周

禮序云二鄭同宗之大儒今讀而辨之

讀即表明也辨即下己意也

後漢書

儒林傳云鄭元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何平

叔論語集解序云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

齊書經籍志云

鄭元以張侯論為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為之注論語釋文云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

尚書注雖已

佚焦里堂輯禹貢注而釋之云鄭注一本於班氏地理志間有

不合者必別據地說等書明言所以易之之義注雖殘闕尚可

考而知也然則鄭君注周禮儀禮論語尚書皆與箋詩之法無異有宗主亦有不同此鄭氏家法也何邵公墨守之學有宗主而無不同許叔重異義之學有不同而無宗主惟鄭氏家法兼其所長無偏無弊也

鄭君師事第五元先通公羊春秋又從張恭祖受左氏春秋韓詩然其後注左傳鄭君注左傳未成以與服子慎見世說文學門而不注公羊箋毛詩

而不箋韓詩鄭君之學不以先入者為主也公羊僖二十四年論之云鄭氏雜用三家不苟從一禮謂不苟從一之語似識鄭

君家法其云雜用三家則非也鄭君宗左傳而兼用公羊穀梁亦加宗毛詩而兼用齊魯韓耳豈得謂之雜用乎徐氏實未知鄭氏家法也蓋鄭氏家法知之者鮮矣

鄭君之讚辨二鄭也其說云元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

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

復析疑當作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

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堦祕逸謂二鄭者同宗之大儒

明理于典籍捫識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

日約用不顯傳于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序周禮禮

嘗論之曰自非聖人孰無參錯前儒參錯賴後儒有以辨之辨

其未明者而明者愈明辨其未合者而合者愈合故足貴也然

辨其參錯不可沒其多善後儒不知此義讀古人書辨其參錯

而其多善則置之不論既失博學知服之義且開露才揚己之

風此學者之大病也由失鄭氏家法故也讀鄭君周禮序所謂

器讀何邵公羊序則如觀武庫阻視

予載矣鄭學非何所及可於兩序見之

周禮注與先鄭不同者則云元謂尙書大傳注以大傳爲非者

則云元或疑焉駁五經異義每條云元之聞也蓋說經不可不

辨是非曲禮毋雷同注云人之言當各由

己孟子曰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然辨先儒之說其辭

氣當謙恭不可爭求勝也其箴膏肓發墨守起廢疾則不然  
有云鄉曲之學深可念疾者此以何邵公三書有害於經學風  
氣不得不念疾又何之年輩不在鄭之前不妨正言相非也  
雜記下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  
也雉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注云卒哭成事附言皆則卒哭成  
事附與虞異矣孔疏云鄭以士虞禮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曰先  
儒以此三虞卒哭同是一事鄭因此經云上大夫虞用少牢卒  
哭用大牢其牢既別明卒哭與虞不同鄭引此文破先儒之義  
故云卒哭成事與虞異矣澧案鄭破先儒而不引其說以破之  
此亦尊先儒之法也

喪服小記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注云言不繼祖  
禰則長子不必五世孔疏云馬季長注喪服云此爲五世之適

父乃爲之斬也鄭是馬季長弟子不欲正言相非故依違而言曰不必也此尊其師之法也

詩譜序云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眾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此鄭君著書之法也蓋後人所賴有古人之書者於力則鮮於思則寡也若穿鑿以爲深詭祕以爲奇鋪張以爲博徒眩學者之耳目則非君子所樂矣三國志高貴鄉公紀適于俊云鄭元合象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此却於君之意者也

鄭志云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耳詩經疏此諸經鄭

注之所以簡約也其顯而易見者少牢饋食禮經二千九百七

十九字注二千七百八十七字有司徹經四千七百九十字注

三千四百五十六字此據黃氏刻嚴學記樂記二篇經六千四

百九十五字注五千五百三十二字祭法祭義祭統三篇經七

千四百六十字注五千五百二十三字

此據張氏刻撫注之字

數少於經之字數後儒注經者能如是乎

此本卷後字數注之字

過數語而所解者文過

范蔚宗云元質於辭訓通人頗談其繁

此通人不知爲誰所謂繁者則殊不通也蔚宗又云經有數家  
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迺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  
莫正鄭元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  
略知所歸然則蔚宗固知鄭之不繁也

鄭君注經甚慎如周禮大字乃施瀾于官府設其攷注云考成  
也佐成事者謂宰夫鄉師肆師軍司馬士師也司空亡未聞其  
考賈疏云案鄉師云及葬執蠹以與匠師御匱注云匠師事官  
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若然鄉師是司徒之考則匠  
師亦司空之考而此云未聞者彼文以義約之司空考匠師也



無正文故此云未聞也又大朝觀會同贊玉幣注云玉幣諸侯  
享幣也其合亦如小行人所合六幣云賈疏云無正文故言云  
也又小宰祭祀之聯事注云奉牲者其司空奉豕與賈疏云無  
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也觀此則知鄭注必據經之正文無在文  
則曰未聞不敢臆說也或言云者蓋前人有此說也或言與者  
以已意揣度也皆與有正文者不同故未敢自以為必然也  
膳  
羞用百二十品注云天子諸侯有其數而物未得盡聞禮案此  
未得盡聞亦必明言之其為實如此○數人掌以時獻為梁注  
云月令季冬命漁師為梁賈疏云案月令季冬云命漁師為梁注  
天子親往鄭以此經有梁字故於月令以義取之非是月令正  
文禮案此雖無正文而可知其必如此  
此則又有以義取之之法不拘泥也

鄭注周禮竝存故書今書注儀禮竝存古文今文此後來校書

之法也剡向校書則如國朝四庫著錄非但校字而已蓋平

石經則校字論語而在於蕭牆之內也其旁注云蓋毛  
自周無於但今儀禮從今文則注內疊出古文從古文則注內  
增見此一餘耳

疊出今文

此士冠禮賈疏語

此於己意所不從亦不沒之周禮之竝存

故書今書亦是此意段懋堂周禮漢讀考云鄭君擇善而從絕無偏執此二語真知鄭學者也

孔巽軒云釋鄭君生質之訓誦周雅教木之箋所謂受中自天

秉彝攸好孔提可案漢學非調

戴氏遺書序

禮案生質之訓者中庸

天命之謂性注云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教木之箋者角弓詩

毋教猱升木箋云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也此二條

說心性最精巽軒獨能識之禮記緇衣注云初時學其近者小

者至於先王大道性與天命則遂扞格不入迷惑無聞此又可

與巽軒所論反證而明也

禮運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并云言人

兼此氣性純也又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

淫色而生者也注云此言兼氣性之效也此鄭君言性兼言氣

鄭君兼氣性之說可無不備之議矣

王西莊云學者若能識得康成深處方知程朱義理之學漢儒已見及程朱研精義理仍卽漢儒意趣兩家本一家如主伯亞旅宜通力以治田醯醢鹽梅必和劑以成味也十七史商榷禮記昔之道學家罕有知漢儒見及義理之學者更罕有知程朱卽漢儒意趣者近時經學家推尊康成其識得康成深處如王西莊者亦不多也

華陽國志云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荅曰先帝言吾周旋

陳元方鄭康成閒每見敝告治亂之道備矣曾不語赦也卷七

國志蜀後主傳亦引此禮謂鄭君敝告昭烈治亂之道其語惜乎不傳然

諸經鄭注言治亂之道亦備矣禮采入漢儒通義者數十條此不贅述敝告昭烈

之語必有在其內者矣

鄭君戒子書自言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賾祕書緯術之奧禮

案六藝則曰博稽傳記則曰祖覽祇緯則曰時觀三者輕重判然其注經有取緯書者取其可信者耳生民詩毛傳云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堯云姜嫄當堯之時為高辛氏之世妃孔疏云春秋命歷序云帝嚳傳十世則堯非嚳子稷年又小於堯姜嫄不得為帝嚳之妃為其後世子孫之妃也張融云若使稷是堯兄弟堯有賢弟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鄭君取緯說精確者如此

後儒多譏鄭君信緯如梁許愨云鄭元有參柴之風不能推尋

正經專信緯候之書梁書孔冲遠亦云鄭元篤信識緯薛典王

伯厚亦云鄭康成釋經以緯書亂之國學紀聞卷四皆謬說也續漢書

百官志太尉公一人劉昭注云鄭元注月令曰秦官尙書中候

云舜為太尉東哲以此追難元焉臣昭曰康成淵博白注中候

裁及注禮而忘筵位豈其實哉此是不發議於中候而正之於月令也廣微之謂未探碩意禮謂如許懋孔冲遠王伯厚皆劉昭所謂未探碩意者也

鄭君注經不信緯說者多矣後儒疏陋未考耳如良邦詩有捄其角毛傳云社稷之牛角尺鄭箋不據禮緯稽命徵宗廟社稷角握之說以易毛傳月令反舌無聲注云反舌百舌鳥不從通卦驗蝦蟇無聲之說二條皆見孔疏何嘗專信緯書乎

鄭君先通三統歷九章算術迺西入闕事馬融在門下三年不得見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鄭君善算迺召見於樓上漢獻帝建安元年鄭君受劉洪乾象歷法以爲窮幽極微加注釋焉漢獻帝云云見晉書律歷志鄭君早年善算至建安元年年七十矣猶爲此

窮幽極微之學故疇人傳論之云如箋毛詩据九章粟米之率

注易緯用乾象斗分之數蓋其學有本東京諸儒皆不逮也又云然則治經之士固不可不知數學禮謂國朝治經者聞百詩江慎修錢辛楣戴東原皆知數學其後知數學者尤多庶乎不愧鄭氏家法也

鄭君注禮又注律禮所以爲教也律所以爲戒也注律卽注禮之意也晉書刑法志云秦漢舊律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元諸儒章句十有餘家覽者益難天子於是下詔天子者魏明帝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文帝爲晉王患前代律令本注煩雜但取鄭氏又爲偏黨未可承用於是令賈充定律律蓋前此尊鄭學至是則王肅論禮賈充定律司馬氏之私人競出而張其喙矣

陶謙與諸豪桀移檄牧伯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奏記於朱雋

曰徐州刺史陶謙前楊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陰德東海相劉旌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應劭汝南太守

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元等敢言之車騎將軍河南尹

莫府云云

後漢書朱馬傳

漢獻帝時三公八座議屯騎校尉不其亭侯

伏完雖后父不可令后獨拜於朝或以爲當交拜又子尊不加

於父母公私之朝后當獨拜或欲令公朝者完拜如眾臣於私

宮后拜如子不知四者何是正禮

禮案此蓋三公八座訪問鄭君之語

鄭元議曰

不其亭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體若后適離宮及歸置父

母從子禮

通典卷六十七

鄭君爲處士而諸豪桀討賊則引以爲重三

公八座議禮則問以取決千古處士所未有也

王粲云世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

闕鄭氏道備粲竊嗟怪因求所學得尙書注退思其意意皆盡

矣所疑猶未諭焉凡有二篇

見新唐書元行沖傳釋疑

祭法鄭注云有虞以

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蔣濟難之

云夫虬龍神於獺獺自祭其先不祭虬龍也騏驎白虎仁於豺

豺自祭其先不祭騏虎也如元之說有虞已上豺獺之不若耶

三國志蔣濟傳注

然則鄭君之學漢末及魏時有未折服者王粲始雖

嗟怪後亦頗折服若蔣濟所難則謬妄極矣有虞氏豈無四親

廟以祭其先耶何憤憤至此

鄭君有自序見孝經唐元宗序并注邢疏然所引寥寥數語又

已見後漢書本傳洪筠軒經典集林有鄭元別傳一卷皆采之

諸類書其一條云北海有鄭元講堂見初學記卷二十四其餘

亦多本傳所有也

集聖賢羣輔錄載二十四賢狀大司農北海鄭元字康成狀云



元含海岱之純靈體大雅之洪則學無常師講求道奧敷宣聖

範錯綜其數作五經注義窮理盡性也禮案二十四賢狀惟鄭

君狀之語最隆重如荀爽狀則但云究極篇籍而已

凡此諸狀雖云甄表

所作然皆據舊行狀為之如司隸沛國朱寓字季陵狀

云訪其中正無識却行狀者然則非甄表所作可知也

袁翻云鄭元訓誥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故得之遠

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確乎難奪諒足以扶

微闡幽不墜周公之舊法也

魏書本傳

徐爰云鄭元有瞻雅高遠之

才沈靜精妙之思超然獨見聖人復出不易其言矣

宋書天文志一。案

此論儀衛蕭子顯云康成生炎漢之季訓義優洽一世孔門褒成並

軌故老以為前脩後生未之敢異

南齊書劉瓛陸澄傳論

禮案南北朝諸

儒推尊鄭學者多此數條則最推尊者也

唐史承節後漢大司農鄭公碑云雖稱積學殆若生知此亦推

尊之極然非妄語也六藝殊科五經通義小無不盡大無不備

此亦史碑語

非生知而能之乎

後漢書載戒子益恩書云不為父母羣弟所容史承節碑無不字山左金石志云言徒學不能為吏以益生產為父母羣弟所容此儒

者之言也范書妄加不字禮案史承節所見范書蓋無不字也碑云禮堂寫定傳與後人范書定傳二字作傳定亦當以碑為是

宋林希書鄭元傳云聖人之教尤備於禮秦悖人道書灰火學

士腐於坑遺及漢世口誦手傳或山巖屋壁之間收拾缺編折

冊朽蠹斷絕之餘次而成文猶有篇章條類明白其不能完而

少有訛誤豈能免也及得鄭氏注精微通透鉤聯瀆會故古經

益以明世學者皆知求而易入識為入之道者漢諸儒之功而

成之者鄭氏也其於法制更為章明然當大壞之後聖人不世

以一人之思慮欲窮萬世之文豈不難哉世之人指其一二而

議之遂以鄭為一家之小學噫亦甚愚矣蓋玩文辭則薄於經

術抑不思其所爲功者雖元猶有所不敢盡況無元哉當漢之末姦雄競起元脫一身於汚濁之世獨全其道至使黃巾望元而拜不入其境嗟夫歷千百年及此者迺幾人尙敢輒訕元哉宋文鑑卷一宋人尊鄭君如林希者不多見此文有功於鄭學百三十一故呂伯恭選入文鑑也

顧亭林述古詩云六經之所傳訓詁爲之祖仲尼貴多聞漢人猶近古禮器與聲容習之疑可睹大哉鄭康成探賾靡不舉六藝旣該通百家亦兼取至今三禮存其學非小補國朝人尊鄭君自亭林始也

明嘉靖中罷鄭君從祀孔廟國初朱竹垞著鄭康成不當罷從祀議其後復從祀

世宗憲皇帝諭云鄭康成醇粹深通見會典卷三百五十三自是以來儒

者尊崇鄭學 朝廷風教爲之也

李之貞榕村語錄云東漢人物矯立名節衣冠言動都少

破敗便道是吾儒盡頭鄭康成輩博聞強記著書立說雖極專尚以爲是吾儒高流所以自漢至唐一貫之義何曾明白老四此猶有卑視鄭君之意自雍正乾隆以後談鄭君者雖尙有之然甚少矣

姚姬傳云鄭君康成總集其全綜貫緼合貫絜治之才通羣經

之滯義雖時有拘牽附會然大體精密出漢經師之上又多存

舊說不掩前長不覆已短觀鄭君之辭以推其志豈非君子之

徒篤於慕聖有孔氏之遺風者與

儀鄭堂記

趙雲松云北朝治經者

多專門名家蓋自漢末鄭康成以經學教授門下著錄者萬人

流風所被士皆以通經績學爲業而上之舉孝廉舉秀才亦多

於其中取之雖經劉石之亂而士習相承未盡變壞故北朝經

學較南朝稍盛

廿二史劄記卷十五

禮謂爲漢學者尊鄭君或有私見趙

姚二君非漢學之派而其言如此是公論矣

孝經正義序云魏晉朝賢辯論時事鄭氏諸經無不撮引此引知幾

語見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六唐會要卷七十七禮案不獨魏晉為然南北朝議禮者

尤多引鄭說見諸史及通典者不可勝舉也蓋自漢季而後纂

弑相仍攻戰日作夷狄亂中國佛老蝕聖教然而經學不衰議

禮尤重其源皆出於鄭學即江左頗遵王肅然王肅亦因讀鄭

君書乃起而角勝耳然則自魏晉至隋數百年斯文未喪者賴

有鄭君也

鄭小同學綜六經行著鄉邑色養其親不治可見之美不競人

聞之名三國志高貴鄉公鄭君有此賢孫而為司馬昭鳩死上

注引魏氏春秋哀哉

經義考承師類載鄭康成弟子王基崔瑗國淵任嘏趙商張逸

冷剛田瓊吳模焦喬王權鮑遺陳鏗崇情此竹垞表揚鄭學之

意竹垞所考有鄭憲今刪上憲承望普操風旨枉狀奏殺孔文舉乃鄭門之敗類者其未載者記閣屢

見鄭志當補又三國志程秉傳云逮事鄭元與劉熙考論大義

崔瑗傳云結公孫方等就鄭元受學孝經唐元宗序並注邢疏

云宋均詩譜字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元之傳業弟子

竹垞皆未考及也張逸與鄭君同縣鄭君妻以女弟逸官至尚書左丞見太平御覽卷五百四十一所采鄭

元別傳

經義考又載治鄭氏易者許慈禮案三國志許慈傳云師事劉

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非止治易也程秉逮事

鄭君與劉熙考論大義許慈師事劉熙善鄭氏學則劉熙似是

鄭君弟子熙北海人固宜受學於鄭君也三國志薛綜傳云從

劉熙學則綜與慈皆鄭君再傳弟子矣又姜維傳云好鄭氏學

然不言其所師受卻正論維樂學不倦清素節約一時儀表

維天水人與北海相去甚遠而好鄭學鄭學所及者遠矣又孫乾傳

云先主領徐州辟爲從事注采鄭元傳云薦乾於州乾被辟命元所舉也案乾北海人又爲鄭君所知不知其嘗受學否

孫叔然授學鄭康成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祕書監不就王

肅集聖證論議短康成叔然駁而釋之三國志王肅傳鄭君卒於建安

五年叔然不及授學蓋其年尙幼後二十年而魏篡漢叔然猶

中年耳而遂不仕魏其高風峻節可想也通典卷九十九載或問長吏遷在傳舍而

死彼迎吏未至此二國吏服誰當輕重孫叔然答曰遷出傳舍固當以君服之彼迎吏依娶女有吉日夫死野綴巾旆葬除之

孫叔然議禮禮惟見此條或尙有之也

東塾讀書記卷十六

番禺陳澧撰

三國

王肅爲尙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又集聖證論以譏短鄭康成其僞作孔子家語自爲序云鄭氏學行五十載矣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劉知幾云王肅注書好發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聖證劉知幾孝經注議見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六又見唐會要卷七十七孝經序正義采其語而沒其姓名禮案魏之典制多因於漢鄭君注禮亦多用漢制王肅幼爲鄭學此王肅語見周禮集氏疏其後乃欲奪而易之實欲并奪漢魏典制而易之使經義朝章皆出於己也小失皆發鄭短可見其不遺餘力矣肅爲魏世臣而黨於司馬氏以傾魏祚身死之後其外孫司馬炎篡魏事事尊王景侯竟遂其



奪而易之之願矣

郊特牲孔疏引聖證論云鄭元以祭法禘黃帝及嘗為配圓丘之祀仲尼當稱昔者周公禘祀嘗圓丘以配天今無此言知禘配圓丘非也禮案祭法云殷人禘嘗而郊冥周人禘嘗而郊稷然則周之禘嘗乃因於殷禮非始於周公惟郊祀后稷始於周公耳此不可以難鄭也祭法之禘鄭以為圓丘之祭王以為太廟之祭千古聚訟莫能泯然巧借孝經之一語而頓忘祭法之兩言則弄巧而反拙矣

舊唐書禮儀志載黎幹議狀云孔子說孝經稱周公大孝何不言禘祀嘗於圓丘以配天而反言郊祀后稷以配天此黎幹勸襲王肅語也

王肅以郊與圓丘是一郊即圓丘即郊

祭法疏郊特牲疏

郊特牲

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肅以為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

用辛也周之始郊曰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

者對建寅爲始也

郊特牲疏

禮案圜丘之祭周禮明言冬至而郊

特牲言郊用辛若合而爲一則冬至豈必辛日辛日豈必冬至

故肅解日至爲建子之月然所解仍未能通也郊之用辛也周

之始郊曰以至此二句以下句伸說上句也如肅說則郊祭之

用辛日周之建子月郊祭曰以至兩句不相連屬不成文義且

謂言始者對建寅月爲始然則言周者對何國而言周乎

如謂郊與

圜丘是一則當解云郊之所以用辛日者周之始郊值辛日冬至故其後皆以辛日郊也或冬至辛日或冬至前後辛日也言

周之始郊者對殷而言也

郊特牲疏云聖證論以天體無二郊卽圜丘圜丘卽郊鄭氏以

爲天有六天丘郊各異祭法疏引王肅難鄭云天唯一而已何

得有六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其神謂之五

帝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禮案六天二字文義不通然  
鄭君之書不見有此二字也肅謂五帝不得稱上天誠是也然  
鄭未嘗稱五行之帝爲上天也且季康子之問孔子之荅皆稱  
爲五帝未嘗稱爲五佐也上天旣謂之帝五行之神亦謂之帝  
是帝有六也此與六天何異欲難鄭而適足以申鄭矣郊特牲  
疏云賈逵馬融王肅之等以五帝非天謂大皞炎帝五人帝之  
屬此又與天佐之說自相岐異矣晉書宋書禮志云晉泰始二  
年羣臣又議五帝卽天也雖  
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  
皆同稱昊天上帝太康十年乃更詔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配天旅上帝又曰禮地  
旅四望四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爲天也往者眾議除明堂  
五帝位考之禮文正經不通其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禮案王  
肅言五帝不得稱上天而晉之羣臣乃云五帝卽天皆同稱昊  
天上帝則名爲用王肅議而實悖之矣太康十年之詔因韓楊  
上書及摯虞議改而如舊當時天子專用其外祖之說而其臣  
能諍之亦難得也○舊唐書禮儀志載許敬宗奏議云天尚無  
二焉得有六此亦勸襲王肅語也許敬宗聚斡大奸大惡而亦

公然說經議禮此  
千古經學之羞矣

祭法疏引肅難鄭云鄭以五帝為靈威仰之屬非也禮案後漢

書明帝紀永平二年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章懷注

云五經通義曰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

招矩黑帝叶光紀此所引五經通義不知何人所作然章懷不

引鄭說而引此則必在鄭之前也後漢書曹嬰傳云作通義十

書否通典卷八十三因禮引五經通義一餘在漢石渠議之後

白虎通之前然則五經通義在班固之前也隋書經籍志有五

經通義不注何人撰舊唐書經籍志五五帝為靈威仰之屬鄭

君以前五經通義已有之故鄭君以此注經猶云經所謂五帝

若漢所謂靈威仰之屬耳朱竹垞齋中讀書詩云真儒起北海

從○靈威仰之屬名號瓌奇故後儒疑之王蘭泉金石萃編禮

器碑跋云靈威仰五名與爾雅所載青陽朱明白藏元英何異

此亦可以

釋其疑矣

祭法疏又引肅難鄭云案易帝出乎震震東方生萬物之初故王者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名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爲次焉何太微之精所生乎禮案五藻疏引異義明堂制云講學大夫函干登說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帝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座星據此則太微之精其說出於鄭君之前矣祭法疏引馬昭申鄭云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周公配靈威仰漢氏及魏據此義而各配其行又引張融評云大魏與漢襲唐虞火土之法然則郊祀感生帝亦漢制鄭君據以注經耳

鄭君以五帝爲天帝乃漢制也以圓丘與郊爲二則漢初之制也王肅以圓丘與郊爲一漢成帝時之制也以五帝爲五人帝王莽奏定之制也又以爲天佐則謬忌之說也史記封禪書云

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唯雍四時上帝  
爲尊沛公立爲漢王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  
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  
漢書郊祀志同此五帝皆上帝也天帝也祠於雍者也又云今上初至  
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此祭五帝於雍謂之郊也又云亳  
人謬忌奏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於是天子令太祝  
立其祠長安東南郊此以五帝爲太一之佐也又云上幸甘泉  
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五帝壇環居其下此太一祠壇在  
甘泉者也漢舊儀云漢法三歲一祭天於雲陽宮甘泉壇以冬  
至日祭天又云甘泉臺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成帝以來所  
祭天之圓丘也此據藝文類聚卷三十八太平御覽卷五百二十七略同惟成作城下有皇字以字下無來字  
誤也成城皆誤此以甘泉太一祠壇爲圓丘與雍五時謂之郊  
當作武皇帝

者各異也封禪書又云天子既已封太山五年脩封則祠太一  
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此祠高帝於太山明堂  
以配六天帝也漢書郊祀志云成帝時匡衡張譚奏宜於長安  
定南北郊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畢陳而罷雍五畤  
及甘泉秦時此合祀太一及五天帝於長安而不分郊與圓丘  
也又云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中央疑脾黃字帝黃靈后土畤于長  
安城之未地兆東方帝太昊青靈句芒畤于東郊兆南方炎帝  
赤靈祝融畤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靈蓐收畤于西郊兆北  
方帝顓頊黑靈元冥畤于北郊兆奏可此太皞炎帝之等乃五  
人帝非天帝又分在長安四郊及未地王莽爲之也續漢書祭  
祀志云光武建武二年采元始中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  
壇天地位其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

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

位在壬亥之地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壇上

此雖云采元始故事然所祭乃五天帝又不在四郊與王莽所

奏異也又云明帝永平二年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配東觀漢記同

此以光武配五天帝於明堂也總而考之漢制郊見五時而鄭

說郊祭一帝祭法注甘泉園丘有五帝壇光武之園壇外亦為五

帝位而鄭說園丘惟祭昊天祭法注云禘謂祭昊天於園丘也武帝太山明堂

祠太一五帝而鄭說明堂惟祭五帝祭法注鄭君固多以漢制解

經而亦不盡泥於漢制也王肅以郊丘是一雖與匡衡張譚所

奏同而甘泉園丘有五帝壇則已為此說之隘觴矣其以五帝

為五人帝既與王莽同復改用謬忌太一佐之說謂之天佐而

又不明言出於謬忌然史記漢書具在豈能掩人耳目哉鄭王說



出於漢制者昔人未詳考也其從肅  
說者竟不知其有出於王莽者矣

鄭云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

祭法疏

王肅必有難

鄭之語今不得而見肅之自爲說則見祭法疏云聖證論以四  
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爲六宗孔注尙書亦同之  
晉書禮志云尙書六宗諸儒互說不同王莽以易六子遂立六  
宗祠魏明帝以問王肅亦以爲易六子故不廢禮案肅作聖證  
論以爲四時寒暑之等而對魏明帝又以爲易六子亦自相岐  
異也易六子其數猶巧合祭法所言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  
星祭水旱祭四方凡七事乃除去祭四方而爲六尤不能巧合  
矣尙書僞孔傳與肅說同故近儒疑爲肅所作也

續漢書祭祀志云安帝元

初六年以尙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  
四旁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謂易六子者爲非是更立六宗祀於  
雒陽西北戌亥之地據此則易六子之祀漢  
安帝時已廢晉志云不廢者蓋廢而復立耳

郊特牲疏云鄭康成之說以社爲五土之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五穀之功配稷祀之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入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卽句龍也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云自漢諸儒論句龍卽是社主或云是配後荀彧問仲長統以社所祭者何神也統荅所祭者土神也侍中鄧義以爲不然而難之或令統荅焉統荅義曰禮運曰命降於社之謂穀地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相此之類元尙不道配食者也又云鈞之兩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貶句龍爲土配比其輕重何謂爲甚禮案仲長氏謂社爲土神既有典據而猶云未知孰是以說經議禮不可不慎重也如王肅者正坐不

知此義耳

晉書宋書禮志云晉太康九年詔曰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地於是車騎司馬傅咸表曰祭法王社大社各有其義王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爲人間之社而別論復以太社爲人間之社未曉此旨

別論蓋聖證論也人間者民間也唐人諱民字改之

時成粲議稱景侯論太社不

立京都欲破鄭氏學傅咸重表以爲大雅云乃立家土毛公解曰家土大社也景侯解詩卽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如此太社復爲立京都也晉書禮志又載摯虞奏宜定新禮從二社詔從之禮案此亦肅說之自相岐異故爲傅咸摯虞所駁也傅咸表又云太社不立於京都當安所立尤無可置辯矣

王制天子七廟鄭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

親廟四太祖后稷孔疏云王肅以爲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爲七馬昭難三義云盧植說云二祧謂文武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升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元成四十人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禮案鄭志云爲記注時就盧君故鄭說七廟與盧同且兩漢數十人之說皆然肅乃欲盡奪而易之乎疏又引聖證論云自上下以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并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謂天子有文武二祧諸侯無之此卽降殺矣何復求降殺乎且諸侯五廟惟魯用王禮有魯公武公二廟以象文武二祧而爲七廟則周天子七廟亦并文武二祧數之明矣若如肅說始祖與高祖之父之祖及親廟四爲七又有文武二廟不

遷而爲九則是天子九諸侯五降殺以四非降殺以兩矣近儒之說最善者金輔之禮箋云王制祭法所記不同王制所云周人之典祀也祭法所云周初建設之制也此說本於周禮守祧賈疏剖析最爲簡明祭法遠廟爲祧有二祧乃周昭王以前之制其時文王武王在四親廟迭遷其在二祧者亦迭遷至穆王共王時文武在二祧則永不遷此後則高祖之父之祖遷主於文武二祧矣蓋周公制禮之時以文武宜百世不遷故特立二祧廟以待文武在此二廟時永不遷也王制所云七廟通前後言之也通典卷四十九引鄭康成補哈志云太王王季以上遷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與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王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與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亦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此鄭說最詳明無疑義矣○隋書禮儀志云許善心褚亮等議曰自歷代以來雜用王鄭二義若荀爽指歸按

以優劣康成止論周代非謂經通子雍總貫皇王事兼長遠  
案此謂鄭論周代是也其謂子雍總貫皇王不知皇王指何代  
其斷制異於周代者何由而知之也

檀弓疏云王肅以二十五月禫除喪畢而鄭康成則二十五月

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王肅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月禫其歲末遭

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禮案再期之

喪三年者謂再期而大祥耳此後尙有禫服也如肅說則無禫

服而後可矣有禫服雖出入四年然仍未滿三年也宋書武帝

紀云永初元年改晉所用王肅祥禫二十五月儀依鄭元二十

七月而後除又主淮之傳云奏曰鄭元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

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二十五月而

除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稽紳之士多遵元議今大宋開泰愚

謂宜以元義爲制朝野一禮從之

禮志同○王肅難鄭之說甚多禮今但考其大者小失則

不發其短也凡鄭君之說未必盡是肅之所難未必盡非惟銳  
意於奪而易之故其說多輕率復多矛盾也夫前儒之說有誤  
後儒同當駁正即朝廷典制有誤亦當論駁肅之病在有意奪  
易此其心術不端雖有學問徒足以濟其奸耳○姚姬傳議鄭  
堂記云鄭君起青州弟子傳其學既大著迄魏王肅駁難鄭義  
欲爭其名偽作古書曲傳私說學者由是習焉輕薄自鄭王異  
術而風俗人心之厚薄以分邊謂近儒講漢學者皆尊鄭君而  
惡王肅容或有一偏之見姚氏非講漢學者而其言亦如此是  
公論矣

王肅雖好與鄭立異然亦有用鄭說者通典載魏明帝崩尙書  
訪曰當以明皇帝諡告四祖祝文於高皇稱元孫之子云何王  
肅曰荀爽鄭元說皆云天子諸侯事曾祖以上皆稱曾孫卷七十九  
此肅之從鄭說者不多見也

虞翻奏上易注云諸家不離流俗荀謂顛倒反逆馬融復不及  
謂鄭元宋忠皆未得其門此欲推倒一世豪傑矣又云臣郡吏陳  
桃夢道士以易三爻飲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此尤怪妄可笑

說夢已妄况說他人之夢且以入奏疏乎又奏鄭元解尙書  
失事云康王執瑁古月似同從誤作同復訓爲酒杯成王疾困  
憑几洮頰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  
大篆𠂔字讀當爲桺而以爲昧分火三苗火古別字又訓北言  
北猶別也於此數事誤莫大焉澧案江良庭尙書集注音疏謂  
翻所駁皆誣罔王西莊尙書後案謂翻言無一可信惟段懋堂  
尙書撰異最爲持平謂其時鄭注尙書家習戶曉豈能鑿空相  
誣惟仲翔考究未精耳壁中書桺谷必是𠂔字鄭於雙聲求之  
讀當爲昧鄭注周禮縫人引伏書桺穀其注古文尙書則不欲  
牽合伏書也韓非曰背人爲公以背訓八故鄭君注尙書云北  
猶別也仲翔不知鄭注是古義輒欲改堯典北字爲火字而譏  
鄭非也同瑁改作月瑁則三宿三祭三詫者果何物乎如其說



則瑁字已足月爲贅也大保以異月秉璋以酢天子之瑁乃有

異者乎其性謬甚矣

江氏云若以同爲月謂爲古瑁字則奉目

異同辭則同非酒器而何王氏云瑁豈可酌酒屢相授受何爲乎翻真妄人矣以上三事段氏皆斷爲

虞氏之誤惟虞氏所述鄭注洮頰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段氏云

爲濯之上有脫文當云洮讀爲濯周禮守祧注古文祧爲濯爾

雅郭本洮眾家本皆作濯是其例也解爲浣衣於事或乖而於

字義必求此段氏謂鄭注字義是而事或乖絕不回護是虞

駁鄭四事其一是鄭誤其三是虞誤也

王西莊云鄭注但云洮濯無澣衣之語禮謂此

說惜無確據如確無澣衣之語則濯謂濯手洮頰謂濯手頰面

甚通矣鄭說四事皆不誤矣孫淵如云王病困恐有不潔又不

通也更衣澣濯其汚方被冕服此則不可且即使鄭所說四事盡

誤亦皆小失無關大義安得云誤莫大焉况一經之注誤者只  
四條正可見其精善耳虞又奏云元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

六十七事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此百六十七事不知若何即使鄭盡誤亦非虞之恥也何必算爭如此江良庭云虞翻小人也忌鄭君之名而詆之耳謂爲小人未免已甚謂忌鄭君之名而詆之則定論矣翻爲王朗功曹朗破孫策擊敗浮海太無氣節蓋翻有老母如不從策恐有殺身之禍不能奉母耳

與鄭立異者魏有王肅吳有虞翻蜀亦有李譔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元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康成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總由鄭君名重故三國各有人欲奪而易之也譔徧注七經則其學甚博其書不傳亦可惜也

漢昭烈署周羣爲儒林校尉來敏爲典學校尉尹默爲勸學從事許慈胡潛並爲博士尹默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來

敏善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杜瓊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許  
慈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蜀人治經者頗不少惜其書湮沒  
不如魏吳諸儒烜赫有名於後世也

有名於後世者惟  
譙周則蜀之羞矣

魏齊王芳時何晏奏曰善爲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  
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  
不正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爲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  
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  
生而正道可宏也季未閭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  
良疏遠便辟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  
聖賢諄諄以爲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  
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自  
今以後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

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爲萬世法錢辛楣何晏論云予嘗  
讀其疏以爲有大儒之風此豈徒尙清談者能知之而能言之  
者乎若夫勸曹爽絀司馬懿此平叔之忠於公室也范甯奈何  
不攷其本末而輒以膏粱傲誕利口覆邦詆之陳承祚之徒徒  
以平叔與司馬宣王有隙故傳記不無誣辭也澧謂平叔之受  
誣得錢氏之論而一雪矣

吾友鄭持夫亦云何晏之奏皆論語之情義也

陳承祚不敢

爲平叔作傳故載此疏於本紀并載孔乂之奏其實非本紀所  
宜有蓋欲特傳此疏耳承祚固有深意也

何晏請管輅爲卦輅既稱引鑒誠晏謝之曰知機其神乎古人  
以爲難交疎而吐其誠今人以爲難君今一面而盡二難之道  
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管輅傳○世說規箴門司世

說注引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

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鴻鵠比翼  
游羣飛戲太清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唼  
浮萍永留曠中懷何爲怵惕驚平叔能受善言悟危機而不能  
自脫良可哀也豈可苛論乎

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王弼與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  
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  
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  
鍾會傳注程明道定性書云聖人之情順萬事而無情與輔嗣  
引王弼傳之說頗相似

世說云王輔嗣弱冠詣裴徽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  
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耶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  
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恆訓其所不足

文學輔嗣談  
門

老莊而以聖人加於老莊之上然其所言聖人體無則仍是老莊之學也猶後儒談禪學而以聖人加於佛之上然其所言聖學則仍是禪學也

世說

文學門

注引王弼別傳云以所長笑人澧謂虞仲翔注易而

徧詆荀譖馬融鄭康成宋忠亦以所長笑人也此輕薄風氣學者宜戒之

董昭上疏陳末流之弊云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爲首乃以趨執游利爲先杜恕上疏云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東漢學問風俗之美至魏時變壞如此

魚豢魏略以董遇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祥七人爲儒

宗其序曰正始中有詔議園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沈隕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廢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

王肅傳注

漢末經學極盛會幾何時乃至於

此

魏明帝太和四年詔曰兵亂以來經學廢絕然則荒廢已久矣

學業沈隕甚易吾輩可不守

志彌敦乎

魏略又云人有從董遇學者遇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從遇學

同

禮謂遇之

學可謂善學矣遇之教可謂善教矣而諸生少從遇學可見能

受教之難其人也亦由於魏世之學之衰也

高貴鄉公講尚書畢賜執經親授者司空鄭沖侍中鄭小同等各有差又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顗等講述禮典遂論夏少康羣臣咸悅服又幸太學講易尚書禮記又詔羣臣皆當玩習古義修明經典其被弑時年甫二十耳使其享國長久經學必大興矣

所謂玩習古義者蓋不喜王肅之學視其幸太學講尚書駁王肅之說可知其意矣

孫休詔案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沖講論道藝左將軍張布恐人侍發其陰失因妄飾說以詎遇之休荅曰君意特有所忌故耳布又言懼妨政事休荅曰書經之事思人不好好之無傷也王務學業不相妨也休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沖等人此事甚可惜讀史至此不禁爲之感歎也



東塾讀書記卷十六終

東塾讀書記卷二十一

番禺陳澧撰

朱子書

朱子論語訓蒙口義序云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

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

與鄭思仲書亦云參

以釋文正其音讀

論語要義目錄序云其文義名物之詳當求之注疏

有不可略者荅余正父書云今所編禮書內有古經闕略處須

以注疏補之不可專任古經而直廢傳注荅張敬夫孟子說疑

義書云近看得周禮儀禮一過注疏見成却覺不甚費力也語

類云祖宗以來學者但守注疏其後便論道如二蘇直是要論

道但注疏如何棄得

卷一百二十九

又云今世博學之士不讀正當底

書不看正當注疏

卷五十七

朱子自讀注疏教人讀注疏而深譏不

讀注疏者如此昔時講學者多不讀注疏近時讀注疏者乃反

皆朱子皆未知朱子之學也

語類云某尋常解經只要依訓詁說字

卷七

又云先生初令義

剛訓二三小子見教曰訓詁則當依古注

卷七

荅黃直卿書云近

日看得後生且是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誑誤後生其實都曉不得也荅李公晦書云先儒訓詁直是不草草荅王晉輔書云禮書縮訓爲直者非一乃先儒之舊不可易也朱子重訓詁之學如此其荅何叔京書云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當時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朱子從學於李延平乃早年事其時已好章句訓詁之學矣

語類云而今人多說章句之學爲陋某看見人多因章句看不

成句却壞了道理

卷五

澧案薛艮齋與朱編修書云漢儒之陋

則有所謂章句家法

此稱朱編修者朱子嘗除樞密院編修也

朱子所云今人若

蓋卽良齋也朱子注大學中庸名曰章句用漢儒名目以曉當

時之以爲陋者也讀朱子書者當知之講漢學者亦當知之

學校貢舉私議云其治經必專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於人

之一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奧爾雅而不可以臆斷者其制度

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者必因先

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

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謬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

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語類云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

子細今人才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稍都不曾理會得

卷一百一十二策問云問漢世專門之學如歐陽大小夏侯孔氏書齊魯

韓氏詩后氏戴氏禮董氏春秋梁丘費氏易今皆亡矣其僅有

存者又已列於學官其亦可以無惡於專門矣而近世議者深斥之將謂漢世之專門者耶抑別有謂也今百工曲藝莫不有師至於學者尊其所聞則斥以爲專門而深惡之不識其何說也二三子陳之

記解經云凡解釋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成文則注與經各爲一事人唯看注疏而忘經不然卽須各作一番理會須只似漢儒毛孔之流略釋訓詁名物及文義理致尤難明者而其易明處更不須貼句相續乃爲得體蓋如此則讀者看注卽知其非經外之文却須將注再就經上體會自然思慮歸一功力不分而其玩索之味亦益深長矣荅張敬夫書云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語類云漢初諸儒專治訓

詰如教人亦只言某字訓某字自尋義理而已卷一百三十七自晉以

來解經者却改變得不同王弼郭象輩是也漢儒解經依經懷

繹晉人則不然捨經而自作文卷六十七傳注惟古注不作文却好

看疏亦然今人解書且圖要作文又加辨說百般生疑故其文

雖可讀而經意殊遠程子易傳亦成作文說了又說故今人觀

者更不看本經只讀傳亦非所以使人思也卷十一程先生經解

理在解語內某集注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

在經文內卷十九南軒孟子嘗說他這文字不好看蓋解經不

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字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

文字少間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却蹉過了

卷一百三

語類云古時無多書人只是專心暗誦且以竹簡寫之尋常人

如何辦得竹簡如此多所以人皆暗誦而後已伏生亦只是口授尙書二十餘篇黃霸就獄夏侯勝授書於獄中又豈得本子只被他讀得透徹後來著述諸公皆以名聞漢之經學所以有用

卷十  
四

語孟集義序

初曰精義後改名集義

云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

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荅張敬夫書云秦漢諸儒解釋文義雖未盡當然所得亦多今且就分數多處論之則以爲得其言而不得其意與奪之際似已平允若更於此一向刻核過當却恐意思迫窄而議論偏頗反不足以服彼之心又與林擇之書云欽夫云論孟序中不當言漢儒得其言而不得其意蓋漢儒雖言亦不得也某則絕不愛此等說話朱子深明漢儒之學故不喜南軒刻核之論也

朱子議宋<sub>四</sub>宗當爲孝宗承重而無證驗後檢得儀禮喪服疏引鄭志之說乃自書奏彙後云學之不講其害如此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決斷又荅黃商伯云儀禮喪服疏云云分明是畫出今日事往時妄論亦未見此歸乃得之始知學之不可不博如此非細事也又荅李季章書云乃知漢儒之學有補於世教者不小朱子生平於此事最折服鄭君其後編儀禮以鄭注補經蓋由於此也語類云鄭康成是箇好人考禮名數大有功事事都理會得如漢律令亦皆有注儘有許多精力東漢諸儒煞好盧植也好康成也可謂大儒<sub>卷八</sub>使鄭康成之徒制<sub>卷八</sub>作也須略成箇模樣未說待周公出制作<sub>漢書盧植傳上封事</sub>云修禮者應後有道之人若鄭<sub>元之徒朱子此說蓋出於彼</sub>問禮記古注外無以加否曰鄭注自好<sub>卷八</sub>瑟兮僩兮者恂慄也恂字鄭氏讀爲峻某始者言



此只是恂恂如也之恂何必如此及讀莊子見所謂木處則惴

慄恂懼然後知鄭氏之音爲當如這般處須是讀得書多然後

方見得

卷十

如至誠無息一段諸儒說多不明却是古注是

卷六

十鄭康成解非天子不議禮云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然後可若

解經得如此簡而明方好

卷六十四○禮案此條記者稍誤中

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朱子語指此也

漢儒解天命之謂性云木神仁金神義等

語却有意思非苟言者學者要體會親切

卷五

荅呂伯恭書云近

看中庸古注極有好處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

來雜佛老而言之者豈能如是之慤實耶因此方知擺落傳注

須是兩程先生方始開得這口後學承虛接響容易呵叱恐屬

僭越氣象不好不可以不戒耳李繼善問檀弓殷練而耐周卒

哭而耐孔子善殷程張二先生以爲須三年而耐士虞禮鄭氏

注所說於經未有所見不知如何朱子答書云若謂只是注文

於經無見卽亦未見注疏之所以不可從者不當直以注爲不

足信也

又郭子從問神答書云當如鄭說伊川恐考之不詳

郭子從問諒闇鄭氏以爲凶

廬天子居凶廬豈合禮制答書云假使不如鄭氏說亦未見天

子不可居廬之法來喻所云不知何據恐欠子細也余正甫問

儀禮喪服大功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

妹答書云當從鄭注之說無疑濫案如此之類皆於鄭注推服

尊信甚至至曲禮若夫坐如尸立如齋此取大戴禮曾子事父

母篇文而未節去若夫二字鄭注誤以夫爲丈夫朱子但云他

也是解書多後更不暇仔細

語類卷八十七

而不爲詆斥之語其尊鄭

也至矣又云王肅議禮必反鄭元

同上

蓋亦不喜肅之詆鄭也又

云鄭元王肅之學互相詆訾王肅因多非是然亦有考據得好處

語類八 此愈可見朱子非偏於尊鄭者若王肅有好處朱子固

不沒之也

荅呂伯恭書云中庸仁者人也古注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

以人意相存問之言相人偶此句不知出於何書疏中亦不說

破幸以見告所謂人意相存問者却似說得字義有意思也又

云相人偶更有一二處但皆注中語不知別有成文或當時人

語如此耶溫案鄭康成以相人偶解仁字而朱子以為有意思

漢學宋學兩家皆可無疑矣

阮文達公以相人偶解仁字尙有疑之者未知朱子之說故也

鄉黨侃侃如也闇闇如也集注云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闇闇

和悅而誾也

語類云問先生解侃侃闇闇四字不與古注同古注以侃侃為和樂闇闇為中正曰說文以侃為剛

直後漢書中亦云侃然正色闇闇是孟子自怨自艾集注云艾

和說面諍此意思甚好卷三十八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語類云問習鳥數飛也

之義曰此是說文習字從羽月令鷹乃學習只是飛來飛去

非禮勿視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

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則以勿字禁止之卷四說文肩字云勦

作切切也不屑去只是不汲汲於是卷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

賾賾字在說文曰雜亂也古無此字只是噴字卷七往近王舅

近音既說文作逕誤寫作近卷八頃因看筆談辨某人誤以屏

爲反玷後看說文玷字下乃注云屏也因疑存中所辨未審

百三記永嘉儀禮誤字云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巳乃戊巳之巳

故注云取其令名自丁甫自變改蓋本說文改字從巳從支爲

已有過支之則改之義而諸本或寫巳爲辰巳之巳釋文遂以

祀音張氏亦不能覺其誤也朱子說經考據說文如此語類云

不須辯只看說文便見王字無意思卷一百四十又答呂伯恭

朱子深於說文故以王介甫字說爲無意思也

書云向議欲刊說文不知韓文有意否因贊成之爲佳又云說文此亦無好本已作書與劉子和言之矣朱子汲汲於刊說文如此爲朱子之學者宜知之爲說文之學者宜知之語類云五誤收者如耆考老是也卷一百四十又云或問二女果趙氏以果爲侍有所據否曰某嘗推究此廣韻從女從果者亦曰侍也卷六十一朱子不獨考據說文其於玉篇廣韻亦皆推究也○玉海後附刻急就章末云越本朱文公刊於浙東戴帥初急就篇注釋補遺自序云家有急就篇一卷經新安朱先生仲晦所校亦可見朱子好校刊字書也

答楊元範書云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論語或問云或問十章之說君子之於天下也章曰此章諸說多誤蓋由音讀之學不明溫案朱子四書音以陸氏釋文及孫宣公孟子音義爲本而亦多不同音別有考文集有歐陽希遜問論語孟子比字舊音毗志反集注皆作必二反

朱子答書云記得比字是用賈昌朝羣經音辨改定朱子於音讀之學考據詳博如此又有與程可久書云切響二字不審義例如何幸望詳賜指喻與黃商伯書云向見楊伯起有切韻書只三四十板而聲形略備亦嘗傳得而爲人借失之敢煩爲借抄一本朱子講求反切之學又如此

文集中考禮之文如禘祫議答社壇說明堂說殿屋廡屋說深

衣制度辨君臣服議跪坐拜說周禮太祝九操辨

儀禮釋宮李如圭所作而

入朱子文集林月亭學正以爲朱子所商榷而論皆博考詳辯定者見學海堂初集答問儀禮釋宮何人爲精確其長篇至數千言又有記鄉射疑誤一篇尤考覈精細朱子深

於禮學於此可見

琴律說答吳元士書皆研究聲律語類云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

有精通者出

卷九

又云禮記注疏說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

宮處分明

上同

荅張仁叔書云所論律呂須作一圖子分定十二

律之位却於中間空處別用紙作一小輪子寫五聲之位當心

用紙條穿定令可輪轉却依通典十二律之均逐一認定分別

正聲子聲則自見得次序分明不可只如此空說也荅蔡季通

書云律準前日一哥來此已刻字調絃而去但中絃須得律管

然後可定然則此器亦是樂家第二義也又云近因諸人論琴

就一哥借得所畫圖子適合鄙意乃知朝瑞只說得黃鐘一均

內最上一絃而遽以論琴之全體宜乎膠固偏執而無所合也

語類

云季通不能琴他只是思量得不知

學不欲陋豈不信然

彈出便不可行這便是無下學工夫吾人

皆坐此病

荅廖子晦書云樂記圖譜甚荷錄示但尙未曉用律

次第此間有人頗知俗樂方欲問之朱子講求樂律如此其以

唐時鹿鳴闕睢十二詩譜編入儀禮經傳通解及與朱魯叔書  
求南海廟唐朝樂譜禮著聲律通考已采錄而論之矣其云禮  
記疏說還相爲宮處分明及作圖子之法尤爲初學講求聲律  
之階梯也

作圖子之法內外大小兩層皆圖圓邊皆勾分十二  
位外層左旋寫十二律內層亦左旋寫五聲二變宮

與商商與角角與變徵徵與羽羽與變宮其間皆空一  
位無字變徵在徵之右變宮在宮之右其間不空也

語類云通典好一般書

卷八十四

通典亦自好設一科

同上

樂律通典

亦略備范蜀公與溫公都枉了相爭只通典亦未嘗看

卷九通十二

典又不是隱僻底書不知當時諸公何故皆不看

同上

朱子之重

通典如此爲朱學者不可不看通典也

文集有壺說一篇算禮記投壺之壺之周徑甚詳可見朱子知  
算學語類云算法甚有用若時文整篇整卷要作何用耶徒然  
壞了許多士子精神

卷十四

荅曾無疑書云歷象之學自是一家



若欲窮理亦不可以不講。荅李敬子書云：「康節之言大體固如是。然歷家之說亦須攷之方見其細密處。如禮記月令疏及晉天文志皆不可不讀。」荅蔡季通書云：「近校得步天歌頗不錯。其說雖淺而詞甚俚。然亦初學之階梯也。」荅蔡伯靜書云：「步天歌間有定本。今就借校畢。卽納還也。」朱子講求歷算之學如此語。類又云：「今坐於此但知地之不動耳。安知天運於外而地不隨之以轉耶？」卷八十六此則今日西洋人地動之說。朱子亦見及矣。

荅李季章書云：「黃文叔頃年嘗作地理木圖以獻其家。必有元樣。欲煩爲尋訪。刻得一枚見寄。又荅書云：「此近已自用膠泥起草。似亦可觀。若更得黃圖參照。尤佳。」語類云：「理會禹貢不如理會如今地理舊鄭樵好說。後識中原者見之云：『全不是。』」卷七十九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於岷山。

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爲隴

本注云他本云那邊一支去爲江北許多山

這邊一支爲湖南又一支爲建康又一支爲兩浙而餘氣爲所

建二廣

同

朱子之講求地理又如此所謂理會如今地理及兩

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者尤地理之要言

也

考王記云凡天下之地執兩山之間必有川焉然則兩川之

間亦有山焉也○說文三禮圖算地理之類皆近儒之故今詳述其說也

荅謝成之書云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

之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其與玩意於空言以校工拙於篇

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萬矣荅余彝孫書云大凡禮樂制度若

欲理會須從頭做工夫不可只如此草草略說一二但恐日力

未逮及此不若且專意於其近者爲佳耳荅孫季和書云讀書

玩理外考證又是一種工夫所得無幾而費力不少向來偶自

好之語類云學者於文爲度數不可存終理會不得之心須立

箇大規模都要理會得至於其明其暗則係乎人之才何如耳

卷七禮樂法度古人不是不理會只是古人都是見成物事到合

用時便將來使如今禮樂法度都一齊亂散不可稽考若著心

費力在上面少間弄得都困了卷一百一十爲學須是先立大本其

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稍又約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

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考驗其約如某人好約今只

做得一箇了得一身又有專於博上求之而不反其約今日考

一制度明日又考一制度空於用處作工夫其病又甚於約而

不博者卷十朱子好考證之學而又極言考證之病其持論不

偏如此蓋讀書玩理與考證自是兩種工夫朱子立大規模故

能兼之學者不能兼則不若專意於其近者也朱子時爲考證之學甚難今則

諸儒考證之書略備幾於見成物事矣學皆取見成之書而觀之不甚費力不至於困矣至專意於其近者則尤爲切要之學而近百年來爲考證之學者皆多專意於近者反少則風氣之偏也

黃勉齋爲朱子行狀云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

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李果齋亦云主敬以立其本

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

宋史取此數語人未子傳

朱子弟子所述朱

子之爲學如此然此其大略耳今采朱子書以證明之

窮理之說朱子著於大學補傳又作或問數千言以明之所引

程子語十六條以明所謂竊取程子之意其一條云或讀書講

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

皆窮理也又一條云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

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

餘矣又一條云如欲爲孝則當知所以爲孝之道如何而爲奉

養之宜如何而爲溫清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又一條云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泯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游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朱子又伸其說云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朱子之言理切實如此又云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朱子言窮理之方如此又云今必以是爲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別爲一種

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文字言  
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  
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又云有  
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爲非程子之言者不知何所病而  
疑之也豈其習於持敬之約而厭夫觀理之煩耶此又可見當  
時有以窮理爲淺近支離而厭其煩者朱子不得不辨之也

語類云所謂窮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箇事物底道理窮之須  
要周盡若見得一邊不見一邊便不該通窮之未得更須款曲  
推明蓋天理在人終有明處須從明處漸漸推將去

卷十五

且如

一穴之光也喚做光然逐旋開剗得大則其光愈大

同上

但看孟

子便得如說仁義禮智便窮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說好  
貨好色好勇便窮到大王公劉文武說古今之樂便窮到與民

同樂處故其知識包宇宙大無不該細無不燭上同豈有學聖人之書爲市井之行這箇窮得箇甚道理而今說格物窮理須是見得箇道理親切了未解便能脫然去其舊習其始且見得箇道理如此那事不是亦不敢爲其次見得分曉則不肯爲又其次見得親切則不爲之而舊習都忘之矣上同問知至若論極盡處則聖賢亦未可謂之知至如孔子不能證夏商之禮孟子未學諸侯喪禮與未詳周室班爵之制之類否曰然如何要一切知得然知至只是到脫然貫通處雖未能事事知得然理會得已極多萬一有插生一件差異底事來也都識得他破只是貫通便不知底亦通將去卷十八有人嘗說學問只用窮究一箇大處則其他皆通如某正不敢如此說須是迂旋做將去不成只用窮究一箇其他更不用管便都理會得豈有此理上同且窮實

理令有切己工夫若只泛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切己卽是遺書所謂遊騎無所歸矣同上器遠問格物當窮究萬物之理令歸一如何曰事事物物各自有理如何硬要捏合得同上此朱子講窮理之語尤可申明大學補傳之說也

語類云看來別無道理只有箇是非若不理會得是非分明便不成人若見得是非方做得人這箇是處便是人立腳底地盤向前去雖然更有裏面子細處要知大源頭只在這裏且要理會這箇教明白始得這箇是處便是道便是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萬物萬事之所以流行只是這箇做得是便合道理纔不是便不合道理所謂學問也只在這裏卷一百一十三所謂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箇道理非是別有一箇道被我忽然看見攪拏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用底道理恁地是恁地不



是事事理會得箇是處便是道也

卷十

朱子說道理通徹性命

包括學問至此明白已極矣

反躬踐實此語無疑義語類云如說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是著身已體認得如讀學而時習之自家會如何學自家會如何習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便休也不濟事

卷十

默而識之學不厭教不倦今學者須是將此

三句時時省察我還能默識否我學還不厭否我教還不倦否

卷三

且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與郡言

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

乎哉此二事須是日日拈放心頭不可有些虧欠處

卷四

十三世俗

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真箇去做說正

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修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  
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餉說修  
身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  
如此爲學卻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卷八見說毋不敬便定定著  
毋不敬始得見說思無邪便定定著思無邪始得書上說毋不  
敬自家口讀毋不敬身心自恁地怠慢放肆詩上說思無邪白  
家口讀思無邪心裏卻胡思亂想這不是讀書卷一百十四

論敬之說最多語類云敬字不可只把做一箇敬字說過須於  
日用間體認是如何此心常卓然公正無有私意便是敬有些  
子計較有些子放慢意思便是不敬故曰敬以直內要得無些  
子偏邪卷四十四問主一日做這一事且做這一事做了這一事卻

做那一事今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

卷九問何謂主一曰無適之謂一只是不走作又問思其所當

思如何曰卻不妨但不可胡思且只得思一件事如思此一事

又別思一件事便不可上同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曰

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之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

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卷十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

守著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上同或問主

敬只存之於心少寬四體亦無害否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

收斂不待十分著意安排而四體自然舒適著意安排則難久

而生病矣上同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於心上求

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

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醒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

省力只在念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為上同初學於敬不能無間

斷只是才覺閒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是接續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當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求則此心易得汨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

卷十

答李晦叔書云持敬讀書只是一事而表裏各

用力耳答林易簡書云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要隨事專心謹畏不放逸耳不須許多閑說話也答或人書云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此朱子主敬之說剖析精詳不使流於禪學也

五經四書之所謂敬至宋時乃流於攝心坐禪此學問之一大變也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云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經訓史冊以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又云此數語者皆愚臣平

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此朱子自述之語黃勉齋李果齋述朱子之學言窮理而不

言讀書當以朱子所自述者補之也

黃梨洲云自周元公以主靜立人極開宗明道以靜

字稍偏不若專主於敬伊川則以敬字未盡益之以窮理之說而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宋元學案卷十六禮謂朱子又益之以讀書之說而曰窮理必在於讀書蓋三變而愈平愈實愈無弊矣

答劉定夫書云鄙意且要得學者息却許多狂妄身心除却許多閑雜說話舊實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久之自有見處最怕人說學不在讀書不務佔畢不專口耳下稍說得張皇都無收拾只是一場大脫空直是可惡澧案此所以必在乎讀書也  
答江德功書云若要讀書卽且讀語孟詩書之屬就平易明白有事迹可按據處看取道理體面涵養德性本原若高國樞書云讀書亦有次第且取其切於身心者讀之若經理世務商略

古今竊恐今日力量未易逮及且少緩之亦未爲失也禮案既知必在乎讀書又當知讀書有次第如此

荅蔡季通書云諸友相聚作何工夫一日

之間須著一兩時辰作科舉外

二夫爲佳此尤切近之要語

荅滕德粹書云取其一書自首至尾日之所玩不過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者如是終篇而後更受業焉荅林正卿書云蓋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前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却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脈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荅胡寬夫書云大抵自家所看文字及提督學生工夫皆須立下一定格目格目之內常切存心格目之外不要妄想如看論語今日看到此段卽

專心致意只看此段後段雖好且未要看直待此段分曉說得  
反復不差仍且盡日玩味明日却看後段日用凡事皆如此以  
類推之可見不然雖是好事亦名妄想此主一之漸也若不如  
此方寸之間頃刻之際千頭萬緒卒然便要主一如何按伏得  
下荅胡季隨書云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都不確實不曾  
見理會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幾句  
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荅趙履常書云讀書遺忘此亦士  
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  
耳荅張元德書云讀書切忌貪多唯少則易以精熟而學問得  
力處正在於此語類云曉得文義是一重識得意思好處是一  
重若只是曉得外面一重不識得他好底意思此是一件大病

許多矣始初一書費十分工夫後一書費八九分後則費六七分又後則費四五分矣卷十澧案既知必在乎讀書又當知讀書之法如此也

語類又云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精熟注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爲己之學也曾見有人說詩問他關雎篇於其訓詁名物全未曉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某因說與他道公而今說詩只消這八字更添思無邪三字共成十一字便是一部毛詩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因憶頃年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



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卷十禮案此段下有注云此係先生親書示書堂學者今學者尤當以爲法也

荅何國材書云大槩讀書且因先儒之說通其文義而玩味之使之浹洽於心自見意味可也如舊說不通而偶自見得別有意思則亦不妨但必欲於傳注之外別求所謂自得者而務立新說則於先儒之說或未能究而遽舍之矣如此則用心愈勞而去道愈遠且謂之自得則是自然而得豈可彊求也哉今人多是認作獨自之自故不安於他人之說而必已出耳荅許順之書云大抵文義先儒盡之不可只管立說求奇恐失正理却與流俗詭異之學無以異也只據他文理反覆玩味久之自明

且是胸中開泰無許多勞攘此一事已快活了荅江德功書云  
學者以玩索踐履爲先不當汲汲於著述既妨日用切已工夫  
而所說又未必是又云聖賢之言意旨深遠子細反覆十年二  
十年尙未見到一二分豈可如此纔方撥冗看得一過便敢遽  
然立論似此恐不但解釋文義有所差錯且是氣象輕淺願且  
放下此意思將聖賢言語反覆玩味直是有不通處方可權立  
疑義與朋友商量庶幾稍存沈浸醲郁氣象所繫實不輕也荅  
黃直卿書云爲學直是先要立其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  
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  
難得長進荅趙子欽書云大抵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  
長進又更就此闕其所疑而反復其餘則庶幾得聖人之意識  
事理之真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爲病矣荅曾泰之書云所喻鄉

黨卒章疑義此等處且當闕之却於分明易曉切於日用治心  
修己處反復玩味深自省察有不合處卽痛加矯革如此方是  
爲己功夫荅陳才卿書云所示儀禮所疑此等處難卒說但看  
時隨手劄記向後因讀他處邂逅或有發明白不費力今徒守  
此一處反成擔閣虛度光陰不濟事也禮案旣知必在乎讀書  
又當知務立新說而不闕疑乃讀書之病也

語類云先生謂學者曰公看詩只看集傳全不看古注曰某意  
欲先看了先生集傳却看諸家解曰便是不如此無却看底道  
理卷八朱子自著詩集傳而教學者先看古注卽所謂因先儒  
之說通其文義也然則治經當先讀古注乃一定之理朱子之  
教如此也

語類云讀書乃學者第二事卷八讀書已是第二義蓋人生道理

合下完具所以要讀書者蓋是未曾經歷見許多聖人是經歷  
見得許多所以寫在冊上與人看而今讀書只是要見得許多  
道理及理會得了又皆是自家合下元有底不是外面旋添得  
來同上學問就自家身上切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底已是第  
二義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來然聖人教人須要  
讀這書時蓋爲自家雖有這道理須是經歷過方得聖人說底  
是他曾經歷過來同上澧案朱子旣云窮理必在乎讀書而此三  
說則以讀書爲第二事第二義此三條蓋只一說記者不同耳然所云要見得  
許多道理者卽窮理也所云學問就自家身上切要處理會  
方是者亦卽窮理也卽所謂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也窮理爲  
第一事第一義也其云所以要讀書又云聖人教人須要讀這  
書卽所謂窮理必在乎讀書也然則第一事必在乎第二事第

一義必在乎第二義也語類又云若曰何必讀書自有箇捷徑法便是誤人底深坑上同然則除此第二事第二義更無捷徑也若以爲第二而輕視之則誤矣

語類云洪慶將歸先生召入與語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一撞著處公既年高又做這般工夫不得若不就此上面著緊用工恐歲月悠悠竟無所得卷一百一十五荅蔡季通書云老人之學要當有要約處恐非儀禮之所及也朱子旣云必在乎讀書不讀書者爲深坑而教石洪慶不須看文字且

朱子最好儀禮而謂老人非所及可知凡學者宜及其未老讀書若年老則欲讀而無及矣然既年老則又教以昭曠教以要約所謂教亦多術也

南宋時風氣之弊朱子救正之故辯論最多語類云二程先生發明道理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求聖賢用心處放得稍高不期今日學者乃捨近求遠處下窺高一向懸空說了扛得兩脚都不著地其爲害反甚於向者之未知尋求道理依舊在大路上行今之學者却求捷徑遂至鑽山入水吾友要知須是與他古本相似者方是本分道理若不與古本相似盡是亂道卷一百一三問昔鄒道鄉論伊川所見極高處以爲鮮于侁問於伊川曰顏子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事曰不過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顏

子曰正謂世之談經者往往有前所說之病本卑而抗之使高  
本淺而鑿之使深本近而推之使遠本明而必使之至於晦且  
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未嘗以樂道爲淺  
也直謂顏子爲樂道有何不可卷三十一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書云奢則不遜聖人斯言非勉學者爲儉而已此說是欲求高  
於聖人而不知其言之過心之病此書雖名爲說論語者然考  
其實則幾欲與論語競矣再荅敬夫論中庸章句書云大率擺  
落章句談說元妙慣了心性荅吳伯豐書云元來道學不明不  
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腳荅呂子約書云謂當行  
之理爲達道而冲漠無朕爲道之本原此直是不成說話荅陳  
安卿書云不可一向如此向無形影處追尋荅許順之書云今  
動不動便先說箇本未精粗無二致正是鶻崙吞棗又云不要

說得太高妙無形影非惟教他人理會不得自家亦理會不得也又答書云一條平坦官路卻沒人行著只管上山下水是甚意思答徐子融書云見正叔說向得曾參多一唯之句深有契合此正是大病今只此一唯尙且理會不得如何欲更向他頭上過去也答江德功書云若曰人人親見三聖而師之此尤不揆之言如所說乾坤字義恐未夢見三聖在如何敢開此大口耶元書謹用封納拙直之言盡於此書今後不敢聞命矣又有云三數年來雖所論不合加以鄙性淺狹譏誚排斥無所不至而下問之意愈勤不懈然則江德功亦甚難得也當時談經講學者至於如此若非朱子排斥之更不知伊于胡底矣此其救正風氣者一也

雜學辨謂呂氏大學解自以爲左右采獲而集儒佛之大成又附錄云習聞近世禪學之風而慕效之語類云古之聖賢未嘗



說無形影話近世方有此等議論蓋見異端好說元說妙思有以勝之故亦去元妙上尋不知此正是他病處卷一百一近來人被佛家說一般大話他便做這般底話去敵他卷四十一別人不曉禪便被他謾此他字指宗果也某却曉得禪所以被某看破了同上答汪叔耕書云忘心忘形非寐非寤虛白清鏡火珠靜月每現輒變之說則有大不可曉者不知儒者之學自六經孔孟以來何嘗有是說而吾子何所授受而服行之哉此排斥禪學其救正風氣者又一也

荅方伯模書云謂夷齊不當去此說深所未曉荅沈晦叔書云近日一派流入江西蹴踏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生猛又聞有非陸贄而是德宗者尤可駭異荅陳正己書云董仲舒所立甚高恐未易以世儒詆之荅何叔京書云示喻孔明事以爲略數千

戶而歸乃常人之態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既不能守拔衆而歸蓋所以全之也近年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吾力不能守敵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肝腦塗地此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恐未必如明者之論也又荅云武侯傳竊欲嚴諸葛瞻及子尙死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欽夫却不以爲然以爲瞻不能去黃皓又不能奉身而去可謂不克肖矣此法甚嚴非慮所及也

直齋書錄解題云諸葛武侯傳一卷侍講張拭撰以陳壽作史私且陋袁集他傳及裴松之所注爲此傳而刪去管

樂自許一則朱晦翁以爲不然荅余正甫書云魏元成加服若

果非是只合坐以輕變禮經之罪恐與失節事讎自不相須也蓋人之資稟見識不同當節取焉不可株連蔓引而累罪併贓也論語集注云程子曰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後雖有功何

足贖哉愚謂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不以相掩可也語類云今  
世人多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某謂三代而下惟東漢人才大  
義根於其心不顧利害生死不變其節雖誅極竄戮項背相望  
略無所創今士大夫顧惜畏懼何望其如此平居暇日琢磨淬  
厲緩急之際尙不免於退縮况遊談聚議習爲軟熟卒然有警  
何以得其仗節死義乎大抵不顧義理只計較利害皆奴婢之  
態殊可鄙厭<sup>卷三十五</sup>宋儒好苛論古人朱子或微辨之或力斥之  
此其救正風氣者又一也

南宋時科舉之弊朱子論之者甚多其言亦極痛切今略舉數  
條於此衡州石鼓書院記云今日學校科舉之敎其害有不可  
勝言者不可以爲適然而莫之救也學校貢舉私議云名爲治  
經而實爲經學之賊號爲作文而實爲文字之妖主司命題又

多爲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於所當斷而反連之於所  
當連而反斷之爲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云怪妄無  
稽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語類云  
今人文字全無骨氣自是時節所尙如此只是人不知學全無  
本柄被人引動尤而效之如而今作件物事一箇做起一人學  
起有不崇朝而徧天下者本來合當理會底事全不理會直是  
可惜卷一百三十九時文之弊已極日趨於弱日趨於巧小將士人這  
些志氣都消削得盡莫說以前只是宣和末年三舍法纔罷學  
舍中無限好人才如胡邦衡之類是甚麼樣有氣魄做出那文  
字是甚豪壯當時亦自然有人及紹興渡江之初亦自有人才  
那時士人所做文字極粗更無委曲柔弱之態所以亦養得氣  
宇只看如今是多少衰氣卷一百九最可憂者不是說秀才做文字

不好這事大關世變

上同

問今日科舉之弊使有可爲之時此法

何如曰更須兼他科目取人

上同

問今之學校自麻沙時文冊

子之外其他未嘗過而問焉曰怪他不得上之所以教者不過

如此然上之人曾不思量時文一件學子自是著急何用更要

你教你設學校却好教他理會本分事業

上同

此亦朱子欲救當

時風氣之弊使朱子見今日科舉時文不知更以爲何如耳

朱子之書近儒最不滿者通鑑綱目也朱子修綱目自云義例

精密上下千有餘年亂臣賊子真無所匿其形

荅劉子澄書

又云通

鑑功夫浩博甚悔始謀之太銳今甚費心力然業已爲之不容

中輟

與林擇之書

又云綱目竟無心力整頓得恐爲棄井矣

荅蔡季通書

又荅潘恭叔書云綱目亦苦無心力了得

又云藏之巾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

而已

資治通鑑綱目序

澧案司馬溫公作通鑑自言止欲使觀者自擇

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

通鑑卷六十九

朱子則

欲義例精密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綱目一千三百六十二年

視春秋年數五倍朱子雖大賢而著書褒貶者乃五倍於孔子

之書且春秋始於隱公元年距孔子生一百七十三年已謂之

所傳聞之世綱目終於後周末年距朱子生一百七十年所記

之事皆在所傳聞之世之前此其義例必不能精密故朱子自

悔始謀之太鉅但云便檢閱而已

新唐書裴光廷傳云光廷引

佐郎司馬利賓直國文館撰續春秋經傳自戰國訖隋表請天

子修經光廷等作傳書久不就此即綱目之先聲也然自戰國

訖隋已不能就而況後儒推尊太過遂欲上掩通鑑朱子無此

跋通鑑紀事本末

意也朱子之論通鑑曰偉哉書乎自漢以來未始有也

未其推尊也至矣司馬溫公乞令校定資治通鑑所寫稽古錄  
劄子云年紀悠遠載籍浩博非一日二日所能徧閱而周知所

宜提其綱目然後可以見治亂存亡之大略也然則朱子綱目

二字亦出自溫公曷嘗欲掩溫公乎朱子跋司馬文正公通鑑綱要直蹟云右司馬文正

公手書楚漢同事一卷疑是通鑑目錄草稿然又加以總目則今本所無且別有綱要之名不知又是何書也然則朱子之綱

目猶司馬公特為書法發明者以春秋為比遂為後人所不平綱要之意耳

而為質實者又太疎謬為後人指摘陰餘叢考卷十禮嘗謂刻

綱目者當盡刪書法發明質實之類使不為綱目累則善矣潛

劄記云綱目報王三十九年趙王欲與樂毅謀伐燕殺泣日臣時皆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

敢謀趙之叔謀兄子孫乎趙王乃止此段通鑑原文所無嘗問諸人人莫能應余考之出三國志魏武帝紀注然則文公門人

學儒博學亦精矣卷二讀綱目而能知其精博處如問百詩者蓋鮮矣

朱子答尤延之書云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大師王舜之

類獨楊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

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楊雄死禮謂王莽篡漢曹丕亦篡漢仕於

莽者書死仕於不者書卒綱目書不能畫一也然錢辛楣謂史

家通例未有書死者春秋則非也漢書王莽傳書太師王舜死

大司馬甄邯死而通鑑因之豈得云非史例乎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年王薨死

七年將軍驚死夏太后死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秦楚之際月

表二世元年周文死陳涉死鄭世家鄭子十二年祭仲死趙世

家肅侯十二年商君死孝成王十四年平原君趙勝死韓世家

昭侯二十二年申不害死韓長壽傳丞相田蚡死匈奴傳驃騎

將軍去病死以後諸

史書死者亦不少

朱子著書既多自不能無誤四書章句集注雖極用意亦尚有

誤處後儒自當訂正之然訂正甚不易也論語而謀動干戈於

邦內集解孔曰戈戟也集注因之孟子干戈朕趙注云戈戟也

集注亦因之閻百詩謂集注援引多誤如戟有枝兵戈平頭戟

其器各別不得卽以戈作戟解四書釋地三續錢辛楣取此說入養新

錄三卷禮謂此固非朱子之誤且非孔趙之誤閻氏誤也戟有枝



兵戈平頭戟皆說文文也戟是大名故說文不曰戟有枝戈而曰戟有枝兵也戈是戟之類而平頭者故曰戈平頭戟也戈是戟之類故孔趙以戟釋戈正與說文合也孟子子之持戟之士集注云戟有枝兵也朱子固未嘗不用說文也以閻百詩之淵博而訂正朱注者尙有疏失如此凡後儒攻駁朱注之說學者當細考之若過信其說遂有輕蔑朱注之意此學者之大病也

考訂器物關係甚小舉此以見小者尙不可輕易駁難況其大者尤不可不慎也

朱子爲張魏公行狀近人所譏也

朱竹垞謂韓絳王墓詩云輪與喪師張魏國史家具狀得

微然語類云張魏公亦汪黃薦李丞相罷相乃魏公言罷也

卷一

百三十一魏公初赴南京亦主汪黃

同上

張魏公才極短雖大義極分

明而全不曉事扶得東邊倒了西邊知得這裏忘了那裏

同上趙

公素鄙秦之爲人魏公卻薦秦相

同上

如某向來爲張魏公行狀

亦只憑欽夫寫來事實做將去後見光堯實錄其中煞有不相

應處

同

魏公要用兵其實亦不能明大義

卷一百三十三

朱子之論張

浚固已毫無迴護又爲張敬夫畫像贊云汲汲乎其幹父之勞

贊其子而云幹父尤爲直筆也

易本義云巽者前人已懷之緒

朱子尊邵康節亦近人所不滿也然朱子荅王子台書云康節

說伏羲八卦乾位本在南坤位本在北文王重易時更定此位

其說甚長大槩近於附會穿鑿語類云問康節於易如何曰他

又是一等說話但與聖人之學自不同

卷十六

康節坐地默想推

將去便道某年某月某日當有某事聖人決不恁地

卷十六

先天

圖傳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傳蓋方士技術用以修煉

卷一百

問

康節與楊氏爲我之意何異先生笑而不言

同

康節之學近似

釋氏

同

二程謂其粹而不雜以今觀之亦不可謂不雜

同朱子

之於康節固不盡推尊也

朱子之詆蘇子瞻亦近人所不滿也今觀集中荅程允夫書荅汪尚書書皆痛詆蘇氏呂伯恭謂蘇氏乃唐景之流朱子荅書云屈宋唐景之文不過悲愁放曠二端大爲心害又有荅程允夫書云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敬夫所見超詣卓然非所可及向所論蘇學之蔽吾弟相信未及今竟以爲如何禮案乾道三年丁亥朱子訪張敬夫於潭州時三十七歲此書云去冬則其後一年朱子三十八歲也其荅汪玉山呂東萊書未知其在某年然汪玉山卒於道熙三年丙申朱子四十七歲呂東萊卒於道熙八年辛丑朱子五十二歲則朱子荅書皆在辛丑之前蓋前此深惡蘇氏之學至辛丑歲跋東坡與林子中帖云三復其言壬寅歲

朱子五十三歲

以此帖刻石再跋之云仁人之言不可

以不廣紹熙壬子

朱子六十三歲

跋楊深父家藏東坡帖云楊深父示

予以東坡公與其先世往來手書知二公相與之驩始終不替

而又足以見人心公論所在之不可以刑禍屈也慶元丁巳

朱子六十八歲

跋東坡書李杜諸公詩云棒玩再三不勝敬嘆慶元己未

朱子七十歲

跋張以道家藏東坡枯木怪石云其傲風霆閱古今之

氣猶足以想見其人以道東西南北未嘗鬬居而能挾此以俱

寶玩無斁此意已不凡矣又跋陳光澤家藏東坡竹石云東坡

老人英秀後凋之操堅確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幾似之百世

之下觀此畫者尙可想見也

此跋無年月

其推重東坡如此與昔時

大不同又爲楚辭集注推重屈宋此宜以晚年爲定論者也

語類云魯叔問溫公薨背程子以郊禮成賀而不弔如何曰這

也可疑或問賀則不弔而國家事體又重則不弔似無可疑曰

便是不恁地所以東坡謂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卽不聞歌則不哭蓋由哀而樂則難由樂而哀則甚易且如早作樂而暮聞親屬總麻之戚不成道旣歌則不哭這箇是一脚長一脚短不解得平如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不成道辭亦當三這所在以某觀之也是伊川有些過處道夫問這事且看溫公諱日與禮成日同則弔之可也或已在先則更差一日亦莫未有害否曰似乎在先但勢不恁地自是合如此只如進以禮退以義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天下事自是恁地秤停不得卷九十七朱子之持平如此未嘗偏於洛黨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十三采聞見錄云朱光庭賈易皆以謗訕誣子瞻朱子采此語亦可見其不偏也

戊申封事云夫世俗無知旣以道學爲不美則是必欲舉世之人俱無道俱不學悉如已之所爲而後適於其意耳當時之人

以道學爲不美朱子旣辯之如此然其荅林擇之書云要須把  
此事來做一平常事看朴實頭做將去久之自然見效不必大  
驚小怪起模畫樣也且朋友相聚逐日相見晤語目擊爲益已  
多何必如此怵怵動形紙筆然後爲講學耶如此非惟勞攘無  
益且是氣象不好其流風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可試思之非  
小故也禮案後世所譏假道學卽朱子所謂大驚小怪起模畫  
樣者也近儒又有因明人講學之弊謂講學非天下之福者然  
朱子所謂流風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亦已逆料之矣不可以  
譏朱子也

李文貞云周程張邵不得朱子恐不能如此烜赫

榕村語錄卷十九

禮

謂尊朱子者原不在乎稱頌之語而文貞此語則確極方望溪  
云王崑繩曰百世以下聰明傑魁之士沈溺於無用之學而不

返是程朱之罪也余曰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觀朱子上  
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荆湖  
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也崑繩自是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  
其後余以語崑繩者語剛主剛主立起自責李剛主墓志銘澧謂詆毀  
朱子者原無傷日月然王崑繩李剛主蓋皆未讀朱子書而輒  
詆之耳望溪使之觀朱子書則自然折服矣夫未讀其人之書  
而輒詆之他人且不可況程朱乎更有未讀程朱書而尊程朱  
者則科舉習氣耳豈真尊程朱哉

朱竹垞朱文公文鈔序云陳同甫言於孝宗曰今世之儒士自  
以爲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  
君父之讎方且低頭拱手高談性命之學不知何者謂之性命  
乎吾觀朱夫子集獨取其有關時事出處者俾後之論文者觀

其感奮激烈彼同甫之書不爲夫子言之亦可信矣禮謂陳同甫之荒唐竹垞謂其不詆朱子吾不信也竹垞鈔朱子之文則立意甚善所鈔之本今雖不得而見之學者當師其意取朱子集中封事奏劄諸篇讀之可矣此必不可不讀者也



東塾讀書記卷二十一終